

稗史叢書之二

古今閨媛逸事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三版



分售處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發行所

發行所

進步書局

文明書局

文
明
書
局

文
明
書
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新加坡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古今閨媛逸事（全六冊）

每部定價大洋二元

古今閨媛逸事 卷八目次

雜誌類

日中無影

無有善於鄭裒者

縈塵集羽之舞

不哭神傷

十憶詩

眼語眉言

琢玉芙蓉爲歌舞臺

綠珠之禍可不戒耶

糞壤開花

目次

語兒亭

陰姬借趙自重

服妖

綠珠樓

桃花醺面

衣龍綃之衣

金釵玉腕

黃額

榜人女

玉香獨見鞋

丐婦作夫人

眞個銷魂

爲夫復仇

夢見瑞相

美人計

夢龍繞柱

斃賊機智

男子化女

男裝之火伴

淨身人之狡計

不履不祿

曰顯宮女行

慘紅裙服

顧橫波小傳

再嫁奇遇

卜者女

花神降生

太平時考試女子

太平女書記

九妹毒東王未成

某貢生之女

楊乃武案之始末

學李延年而不成

古今閨媛逸事 卷八

雜誌類

日中無影

侍兒小名錄。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嬋。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游於漢水。二女與王同舟乘。擁夾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祠於江湄。數十年間。人于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

語兒亭

西施越之美女。家于苧蘿村西。故曰西施。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今嘉興縣南有語兒亭。吳越春秋云。越王以吳夫差淫而好色。乃令范蠡取西施以獻之。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云。

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西施山下有浣紗石。按越王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于土城。服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所謂三年始達于吳者。疑卽此學服之三年耳。若在路復三年。則六年矣。施齒不稍長乎。且吳越隣壤密邇。其貢書必有歲月。遷延三歲。使人烏得無罪。吳王亦安得無言也。又別志。越旣滅吳。乃沉西施於江。以報鵠夷。而世俗盛傳扁舟五湖之事。又按丹溪總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鵠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者。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鵠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卽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鵠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鵠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鵠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鵠

夷子杜牧遂以子胥賜夷爲范蠡之鵝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無有善於鄭襄者

張儀之楚。賁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賁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賁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曰。何也。曰。儀行

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陰姬借趙自重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能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而後圖敵。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女善爲音。且佳麗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準額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大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

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類國不與也。中山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縈塵集羽之舞

拾遺記。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琨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鱗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無不鬱茂。以燠枯骨。凡肉皆生。以

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穠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穠。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

服妖

集異志。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顰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顰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諸夏皆倣。此服妖也。梁冀一世上聯婚。嬖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戚眉啼泣。吏掣斷折其腰脊。令髻傾斜。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至延熹二年。舉家遭滅。

不哭神傷

三國魏志。荀彧傳註。晉陽秋曰。荀彧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

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要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綠珠樓

情史。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秦爲象郡。漢爲合浦縣也。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石。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繇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礪礪中有金水。自木白源來。崇卽谷製園。館綠珠。綠珠能吹笛。又善舞。崇自製明君歌。以教之。又製懊惱曲。贈焉。趙王倫亂。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亭。臨清水。婦女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

壽與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毅然作色曰。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見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復返。崇竟不許。秀怒。乃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祿。有國色。善吹笛。後入宋明帝宮中。

十憶詩

星莊漫錄。玉臺新咏。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婉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眠。憶妝也。其一曰。瘦損腰支出洞戶。花枝窵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曰。椅上藤花闌面平。繡裙斜罩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弓弓不易行。其三曰。綠蟻頻催未厭多。帕羅香輭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澹。別有風流上眼波。其四曰。一串紅牙

碎玉敲碧雲無力駐雲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曰。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碧窗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曰。小閣爭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欹。嬌羞慣被郎君戲。袖掩春葱出注遲。其七曰。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其八曰。從來一笑值千金。無事誇多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歛。不知已覺兩窩深。其九曰。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簾涼。漠漠帳烟籠玉枕。粉肌生汗白蓮香。其十曰。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水玉刻蛟螭。眉間幾許傷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桃花蹟面

歲華紀麗。虞世南著史略云。北齊盧士琛。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饋面云。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眼語眉言

唐史。寵姐。寧王愛姬。按女紅餘志。寵姐每眼一轉。憲卽知其意。官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憲寧王也。

衣龍綃之衣

杜衍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本岐王之愛妾。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擗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不勝重衣。故異國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略云。雪面澹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寶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

路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車情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改嫁。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琢玉芙蓉爲歌舞臺

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三人。曰飛鸞。輕鳳。脩眉。影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飄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舞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

金釵玉腕

吟牕叙錄。奇章公納妓曰眞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延於中寢。會眞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挿釵於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綠珠之禍可不戒耶

十國春秋。內樞密使潘炕有氣量。然嬖美妾解愁。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善新聲。及工詩。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於君。實斬之也。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黃額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蕊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黃之句。王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於漢。特未見諸書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

糞壤開花

墨莊漫錄。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度。年方笄。山谷殊歎惜之。

其家蓋閭閻細民也。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荆南太守馬城中玉水仙花有詩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蓋有感而作。後數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頓挫。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榜人女

情史。劉堯舉。字唐卿。舒州人也。淳熙末。父親官平江許浦。堯舉從之行。是時當秋薦。遂僦舟至嘉禾。及抵中流。見執楫者一美少年。可二八。雖荆布淡粧。而姿態過人。真若海棠一枝。斜映水也。唐卿心動。訪之。知爲舟人子。乃嘆曰。有是哉。明珠出此老蚌耶。唐卿始礙其母。不敢頻矚。流連將午。情莫能已。駕言舟夫行遲。促其父助繹。父去。試以眼撥之。少艾或羞或慍。絕不相怯。及唐卿他顧。則又私覩流情。欲言還笑。唐卿見其心眼相關。神魂益蕩。乃出袖中羅帕。繫以胡桃。其中綰同心結。投至女前。女執楫自如。若不知者。唐卿慌愧。恐爲父覺。頻以眼示。竟欲令收取。女又不爲動。其父收